

兼濟堂文集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次

卷之二十四



杯酒釋兵權
初置諸路轉運使

選禁衛兵貯封樁庫

遷都洛陽不決
太祖規模弘遠

陳搏論修煉
曹武惠良將第一

諸臣論靈武棄守
王宗沐論靈州

曹瑋請捕滅趙德明

李文靖忠良純厚
與契丹約成講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一

孫奭論祀汾陰
夏竦疏論邊事

范仲淹張方平論邊事

范仲淹意在招納
富弼出使契丹

歐陽脩論朋黨
裁損廕子入仕

詔行科舉新法
呂夷簡紆卷有術

富弼救活饑民
狄青討儂智高

狄青破儂智高
文彥博富弼同相

塲屋習爲之變
邵雍學有源流

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

司馬光三上劄子 史臣論仁宗厚德

廷臣議濮王典禮 呂誨論王安石姦詐

司馬光論祖宗法不可變

司馬光論青苗之弊

張載爲崇文校書 蘇軾論新法不便

范鎮求去致仕 兵制有禁廂鄉蕃

司馬光論募役之罪

更定科舉法專用經義論策

劉摯論大臣誤國 周濂溪得孔孟本源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二

韓絳呂惠卿傳法護法

邵康節內聖外王之學

張載擴前聖所未發

富鄭公上遺表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程顥題明道先生 罷保甲法

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司馬光身殉社稷 司空文獻呂公著卒

崔鷗上書分別忠姦

范忠宣口占遺表

朱勗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蔡京有罪免 直秘閣程頤卒

貶蔡京出居杭州 徽宗君臣荒淫

召楊時爲秘書郎 種師道論遼不可伐

劉器之真鐵漢 降詔罪已

楊時論王安石配享

崔鶻論蔡京可斬 金人以二帝北去

張所論天下根本 李綱論規模之序

宗澤捐軀報國 范宗尹請立大祖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岳飛平襄漢議營田

李綱疏陳戰守綏懷之方

徽宗縱慾敗亾 楊文靖程氏正宗

胡安國論程頤學術純正

胡安國進春秋傳 李綱論和議疏

胡銓論詔諭江南疏

劉錡順昌之捷 岳飛奉詔班師

岳飛精忠得禍 洪皓等出使不辱

秦檜病死 朱熹任重致遠

虞允文大敗金主亮於采石

張浚不主和議

張栻論境內事

張南軒義利之辯

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

劉光祖言定國是

真德秀疏絕金人歲幣

趙方藩屏一方

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

金主避難入蔡

蒙古定戶田賦稅

封周張程等伯爵朱熹並從祀

許衡以道自任

許衡兼國子祭酒

放賈似道於循州

陸秀夫負帝入海

黃河發源星宿海

劉囚不召之臣

陳俊卿陳備禦之策

劉琪辭宣撫荆襄

呂東萊中原文獻

立計

真德秀止修省疏

並贊

角端解語惡殺

真直院斯文自任

趙復儒學見重

祀

劉秉忠無書不讀

注立信救時二策

陸秀夫正笏立朝

文天祥請死被囚

文天祥萬變不渝

謝枋得廉頑立懦

不忽术論銷天變 李元禮諫幸五臺山

陳天祥諫征八百媳婦

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阿沙不花直諫 三歲開科取士

拜住論佛教 明宗述祖訓

陳思謙言銓衡之弊

許謙受業於金履祥

詔修遼金宋三史 巉巉博通羣書

遣使巡行天下詔 張楨論安逸征伐之禍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

陳仁祖諫修上都宮闕疏

元順帝贊

朝服若金餘簡之類

朝服若金餘簡之類

阿沙不花直諫 三歲開科取士

阿沙不花直諫 三歲開科取士

阿沙不花直諫 三歲開科取士

阿沙不花直諫 三歲開科取士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十四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 勤同較

嘉孚 荔彤

五
卷
之
二
十
四
兼
濟
堂
集
卷
之
二
十
四
嘉
孚
荔
彤

宋

杯酒釋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

按自五代以來大將典禁衛兵難以控馭至趙點檢而有陳橋驛之變石守信等典兵未已此趙普所以憂之深也然驟而奪之則恐諸將離心太祖於杯酒之間從容談笑而釋之皆罷宿衛就鎮既杜亂萌亦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一

所以保全功臣也或者謂帝猜忌之過其見迂矣

初置諸路轉運使

太祖乾德三年

按武臣既統兵馬又擅財賦其權大重鮮有不為亂者今置諸路轉運使財利盡歸於上而又設通判與長吏均禮支郡得直隸京師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天下如臂指之勢至今因之太祖與趙普可謂深謀遠慮因時之變而用其權者也

選禁衛兵貯封樁庫

太祖乾德三年

按天下甚大邊圍要害宜用本地之兵以守之出京

師之兵而分戍不無往來之勞然京師之兵坐食不練久而軟弱不可用矣此太祖有更戍之法也是在因時以定制而已封樁爲備亦豈同於聚斂財賄者哉

遷都洛陽不決

太祖開寶八年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按人之識見相去甚遠昔漢高祖欲都洛陽婁敬說其都關中扼天下之亢而據其背高祖從之知形勢之要也汴城平坦四面受敵非天子所宜居故太祖欲留都洛陽且欲居長安據山河之勢以去冗兵循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二

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大哉言乎光義不能遠慮而襲在德不在險之說以苟安目前其後二帝蒙塵中原淪陷雖昏德所致亦其地利非也使從太祖之見安有是哉

太祖規模弘遠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按五代之季天下之亂極矣天生宋祖撥亂反治可比比隆漢唐特陳橋驛之變黃袍加身不能堅守臣節是其罪之不可追者也天下大器傳子不傳弟所以杜禍亂之萌而帝輕聽杜太后之言欲太祖傳之

光義光義傳之光美光美傳之德昭此何心哉不過欲其子皆爲帝耳卒之太宗背盟趙普獻諛德昭光美俱不得其死所而燭影離席成千古不決之疑由帝以順母之命爲孝而不裁之以大義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惟帝有焉若趙二舍之爲人又何足責哉

陳搏論修煉

太宗雍熙元年

按古之聖人未有不深於性命者也觀易之乾坤頤艮諸卦則可以知之矣彼其精者以治身緒餘以治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天下天定故也又何事呼吸吐納之術哉但太宗君臣未足以語此故陳搏告之以協力同心興化致治以爲勤行修煉之實亦理之不可易者由是觀之搏之所學誠未易窺測也

曹武惠良將第一

真宗咸平二年

按彬之征蜀囊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及攻金陵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其德厚矣所惜者涿州之戰不能持重以致王師挫衄耳然勝敗兵家之常不以寸瑕掩其全瑜也至其仁恕清慎不特諸將不及卽趙

普等不及遠矣其福澤綿遠蔭於子孫也宜哉曹翰屠江州子孫丐乞慶殃之報灼哉不誣

諸臣論靈武棄守

真宗咸平四年

按靈武之議當以何亮復爲是而張齊賢李沆爲非其後靈州失陷帝悔不用李沆之言亦非也夫靈州乃必爭之地裴濟被圍絕餉刺血染奏救兵不至則逗遛不進者何人耶不申明軍法以正不救援者之罪而姑息養安邊事日壞將何所畏忌乎至於齊賢募兵之說尤爲迂謬真宗不從宜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

王宗沐論靈州

真宗咸平四年

按靈州一失趙保吉據之有表裏山河之固再傳至元昊攘地益廣僭號稱尊宋之君臣遂以盱食韓范名臣僅能禦之耳至理宗寶慶三年夏始爲元人所滅而宋已岌岌有不振之勢矣使裴濟被圍勅延慶大帥疾引兵救之藩籬永固國勢以強卽汴京可藉以爲援也惜哉

曹瑋請捕滅趙德明

真宗咸平六年

按趙保吉狡詐桀驁臣事契丹侵擾西北幸而爲潘

羅支所擊被劓身死收復寧夏千載一時也曹瑋將門之子諳練邊情如其所請必能成功而真宗乏英武之畧守庸常之說欲以恩致德明德明豈可恩致者哉坐失事機後雖悔之噬臍無及已

李文靖忠良純厚

真宗景德元年

按宰相居端揆之地代天理物當振作之時固當振作當休養之時則宜休養李沆在真宗朝爲賢相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蓋以清靜爲治效曹參之所爲者然在真宗之時則可倘遇蠱壞而有事正應釐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剔更新而漫不事事則或至叢脞矣至於四方水旱盜賊日取而奏之尤爲遠見其言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卽周公無逸之旨也帝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可不謂賢哉王旦寇準方之遠矣微可議者以酒失而免張齊賢失於少容靈武表裏山河乃關右之門戶沆欲部分軍民空壘而歸未裕乎折衝樽俎之畧耳

與契丹約成講和

真宗景德二年

按契丹南侵邊書告急一夕五至王欽若臨江人請

幸金陵陳堯叟聞中人請幸成都是皆自爲身謀不以國家爲意者獨寇準飲笑自如請大駕親征準非孟浪而爲此也蓋契丹孤軍深入雖氣勢若強而中情則懾况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蕭撻覽契丹名將中弩而死彼業有懼心矣假若行準之言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進則無所擄掠退則諸將據險擊之將何所歸耶是以遣使請盟急欲引去曹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

而還準實得敵入之情握必勝之筭故也倘非有成謀而挾天子以一擲僥倖成功真如王欽若所云寇準以陛下爲孤注者矣豈不危哉雖然宋當景德之時邊備未弛兵將可用真宗能用準言故準得行其志若有宵小如唐耿汪黃輩沮之功未可成也余謂天子固守京師而命大帥屯重兵禦之河上堅壁持久不使隻輪得渡河北諸將設伏邀截尤屬策之穩者後世人臣當大任者固不可怯懦束手如王欽若陳堯叟之有誤國事而承平旣久捍禦得人自可早

奏膚功其勿易言親征也哉水川之退來又交論

娘昔孫奭論祀汾陰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按偽造天書起於王欽若而陳堯叟陳彭年謂杜

鎬益以經義附和天下爭言祥符孫奭前云天何言

哉豈有書也茲將祀汾陰復主此疏忠誠直亮非其

見理明而愛君切焉能如是王旦對之當愧汗發背

矣世同南鹽限流王萬人及倫靈靈載英烈限空

置十夏竦疏論邊事亦徐纘玩玩

按元昊鴟張悉有夏銀綬宥甘涼等州仍居興州阻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

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數千里設十六司以總庶務

置十三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

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

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

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雪州興州興慶府爲鎮

守總十五萬其勢大矣過於繼遷德明之時遠甚而

宋室承平日久欲以脆弱之兵攻方張之敵鮮有不

敗者矣竦之此疏揣度時事條上十事可謂明晰惜

其不能堅持本議而任福好水川之敗竦又安能辭

其罪哉以商賦非羨舉也其大商對聘聘者因商高

弼雖曰素所不悅然應對之長實未有過於弼者觀其與契丹主語條晰分明辭氣慷慨且以鬼神式臨惕其慮以兄弟榮辱動其心是以契丹屈服和好如故然歲幣之增出於仁宗故以弼爲翰林學士辭而不拜且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始則國家有急義不憚勞繼則勞而不伐卑以自牧若弼者可不謂之純臣而君子者乎

歐陽修論朋黨

仁宗慶曆三年

漢書字彙曰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九

按朋黨二字人多不明集註云朋同類也字彙曰同門曰朋五百家爲黨又朋也輩也又相助匪非爲黨由是言之朋者同類之稱黨者比暱之意朋黨之不可有也明矣故曰君子不黨三代之時未聞有所謂黨也自東漢之季房植周福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繇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宦官奸人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誹訕朝廷疑亂風俗逮捕禁錮范滂之徒二百餘人皆天下名賢或逃遁不獲或懸金購募郭泰私聞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豈不哀哉若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此又與於好名之甚者也其後唐有牛李之黨卒釀白馬清流之禍至宋有蜀洛朔之黨或小人與君子相攻或君子與君子不合然猶未至於大相矛盾也惟自王安石變法司馬光革弊熙豐元祐互相排擊至於蔡京立黨人之碑舉善類而空之於是龍戰於野剝盡陽剛天下事不復可爲而國亾矣明自隆萬以後江陵吉水塗轍漸分迨楊大洪左滄潯疏擊闔璫高景逸糾彈貪宦遂招北寺之禍罹碧血之慘及乘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

心而不濬於是非紛沓之口灼然有定見確然有定
守如夫子所謂衆惡必察衆好必察孟子所謂左右
諸大夫之言勿聽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然後察然
後用然後去之者又何朋黨之足慮哉於何察之察
於道與利之間而已

裁損廕子入仕

仁宗慶曆三年

今以開通

按大臣國之楨幹有勞績於國家廕子入仕酬德報
功典不可少况世胄之家亢宗象賢多有諳練典故
者較之新進白屋從政較易但先王之法教之而後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用非如後世不教而遂用之以致有紈褲之誚也宋
時恩廕尤廣官崇者既已廕子矣凡誕聖節及三年
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與焉至是范仲淹富弼
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帝乃下此詔令所以開孤寒
之路而塞冒濫之端也洵可式哉

詔行科舉新法

仁宗慶曆四年

按宋沿唐制先詩賦而後策論至是因范仲淹之言
始立學行科舉新法較之舊制善矣然經術爲取士
之本而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則未免先末而後本也

更宜酌其至當

呂夷簡紆卷有術

仁宗慶曆四年

按惠卿之論夷簡可謂確矣排斥孔道輔范仲淹等旋復収用罪可贖也成郭后之廢書詞與口傳異欲隔富弼罪不可贖也要之挾術用詐才臣非純臣耳

富弼富弼救活饑民

仁宗皇祐元年

按富鄭公青州救荒區畫慰藉出於至誠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民之父母國之寶臣也前因出使契丹授樞密副使而不拜茲因救民多命加禮部侍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一四

十三

而固辭視夏竦王拱宸輩奚啻鯤鵬之於蜩鳩乎

狄青討儂智高

仁宗皇祐四年

按宋之制將率用文臣然亦間用武臣如以狄青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是也夫烏合竊發之寇大率宜用文臣取其能平定安集而不擾民也若大寇勅敵必須血戰力勦者則宜用武臣如唐安史之亂李郭名將竭盡智勇僅能勝之故命將惟取其才德未可拘拘於文武之說也仁宗用狄青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其見鄙矣至於中使監軍徒多撓

亂况於爲之副乎李兌言唐之觀軍容主將掣肘歷籍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蓋深知長子帥師小人勿用之義仁宗慨然從之可謂明斷無私從諫如轉圜是以立奏庸功飲至策勳不然雖以青之謀勇未必奏凱若斯之速也

文富國曰章論士大夫昧於代時

狄青破儂智高仁宗皇祐五年
按諸將帳前待令大將已微服度崑崙關韓白用兵不過如是寧失智高不敢貪功何其見之卓也史言范仲淹授青以左氏春秋仲淹知人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三

文彥博富弼同相

仁宗皇祐六年

按文彥博平貝州之亂西方用兵領秦州衝要富弼出使契丹成南北之好救災青州活數十萬人而其度量寬洪才識明敏皆一時賢者人望所共屬也仁宗問置相於王素文富同日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而曰人情賢於夢卜雖一時之言實不易之論也夫宰相代天理物變理陰陽謂之揆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皆伊責也故必極天下之選然後可以成一代之治假若輿論不協而學術無本安望其翼爲明聽

哉人君命相益於此加慎焉

音 馮 塲 屋 習 爲 之 變

仁宗嘉祐二年

按文章與時爲高下而其體亦不一六經尚矣春秋戰國有左氏之文有屈宋之文有國策之文要當以左氏爲法以其去古未遠猶有典禮軌物者存也西漢有賈誼董仲舒鄒陽枚乘司馬相如司馬遷楊雄之文東漢有班固張衡崔駰蔡邕之文要當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爲法以其出於左國猶有昌明麗厚者存也至於建安以後而文體不可問矣彼其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四

所謂七才子者不過雕蟲篆刻風雲月露之流耳降而六朝流蕩無根惟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蓋其學源本於六經故推尊孔孟排斥佛老洗去綺靡之習煌煌乎有殷盤周誥之色然而世之能讀之讀之而能知之者何其鮮也歐公少年時於大姓李氏敝篋貯故書得唐昌黎文集深嗜而篤好之又於尹師魯之徒作爲古文共推韓文顯行於世而一時天下學者所稱揚劉之作號爲時文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者漸不復咀味矣及其知貢舉新奇怪僻黜之

幾盡務求平淡典要於是文格復歸於正雖澆薄之士聚譟馬首亦何損於水鏡之明也哉本傳言修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文章爲天
下宗匠蘇洵言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實當似陸贄至修作唐書至五代史叙事不愧劉向班固也蘇軾六一居士集序云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言理學者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五

固當以程朱爲歸言文章者必當以韓歐爲則韓歐之文晰於理而載乎道者也是以不朽若但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雕龍繡虎浮沉英華何足以言文也哉故人主欲釐正文體俾海內喁喁向風惟慎選夫司文衡之人而可矣

邵雍學有源流

仁宗嘉祐四年

按天地之間不過理與數而已矣有理則有數有數則有理理者數之體數者理之用合而言之不可相離者也伏羲大聖人仰觀俯察知理數之非二也於

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夫子大傳繫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數也道者理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豈有二乎秦漢以來讀易者雖多神而明之者實鮮其人堯夫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於李之才乃遂玩心高明深造曲暢著書十餘萬言朱子易學啓蒙易有太極節圖說云凡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

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又云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泉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深夜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又曰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余於知統錄旣已詳論之謂其未嘗忘世謂其有得於先天之秘茲再加詳繹雖其推測稽驗若有類於占覆者之所爲而妙契羲圖原本太極左右逢

原毫無凝滯其於物理性命之學可謂合而一之矣
或問朱子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朱子以爲然
要之殊途同歸使其得在聖門時雨化之當不僅春
風浴沂詠歸之儔也學者於理數之間得其形上而
不遺夫形下斯豁然貫通矣

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

仁宗嘉祐五年

按王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是以虛聲頓
起文彥博歐陽脩皆薦之而一時大夫或恨不識其
面然觀萬言書大意雖曰法先王之政而輕言改易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

更革則已露變亂之端倪乎不以君德清明敬天愛
民爲第一義而先之以財利則固已不知夫本末先
後之序矣其書又烏足取哉仁宗安靜之主也故泛
泛置之神宗無知人之明不知先王之政本於仁義
始造膝而與之謀矣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
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
升降之機識者於此三致意焉余讀易姤之初六曰
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古之聖人
於一陰始生之時其道雖微其勢必盛故謹微之意

至於如此然則安石之始進豈非小人肇禍之始而君子所當深戒者與

司馬光三上劄子

仁宗嘉祐六年

按君德有三卽智仁勇之說也而任官信賞必罰爲致治之要道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爲保泰之良規溫公相業於此見其大端矣然致保泰必本於君德而君德必本於學問故胡安國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

史臣論仁宗厚德

仁宗嘉祐八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六

按三代以後若宋仁宗之爲君可謂賢矣彼其四十二年之間深仁厚澤沐浴浹洽北和契丹西禦元昊雖不必有戰勝攻取之功而斯民之受福者亦已弘矣至其寬厚待民恩禮待士不尚刑罰不蓄貨財朝宁多頌德之臣閭閻無澆薄之風殆可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媲美也

廷臣議濮王典禮

英宗治平二年

按濮王之議自當以王珪司馬光爲正而韓琦歐陽修爲非乃議論久而未定於是侍御史呂誨范純仁

監察御史呂大昉引義固爭遂劾韓琦專權導諛曰昭陵之士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劾歐陽脩首開邪義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乃假皇太后手詔中書宐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則尤謬之甚矣程伊川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余謂英宗雖濮王之子仁宗旣取之爲嗣

也漢國大王與濮王又奚以異乎欲極尊崇之道於仁宗必有疑貳之嫌大臣當國家之事守禮義之正確乎其不可拔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呂誨范純仁呂大防是也韓歐二公其能無媿色也乎

呂誨論王安石姦詐

神宗熙寧二年

按王安石之姦文彥博薦之歐陽脩薦之韓維呂公著更稱揚之當時知其不可用者韓琦言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足吳奎言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必紊綱紀唐介言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孫固言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張方平知貢舉辟以考校旣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至於安石爲鄞縣知縣之時李師中語人曰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蘇洵則作辨姦之論由是觀之小人之在當日雖言僞而辨行僻而堅亦未嘗無人識之特人主不明平日無讀書窮理之功則爲其所惑以司馬光之賢且謂衆喜得人則

呂誨之識過於人遠矣。彈文字字刻畫中安石之膏
育其後無一不驗。嗟乎神宗當國家昇平之際。祖宗
培養人才百有餘年。濟濟多士爲國之楨。如韓琦富
弼文彥博歐陽脩司馬光范純仁呂公著吳奎范鎮
唐介孫覺劉摯程顥張載蘇軾蘇轍何一非可相者
而必違衆論而相一安石耶。易曰初六履霜。堅冰至
又曰童牛之牯元吉。當王安石始拜叅知政之時而
呂誨憂其必誤天下蒼生。卽陰之始凝而知其必至
於堅冰若童牛之不牯而知其不可畜。孰知安石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用卽章惇蔡京之漸。章惇蔡京之用卽徽欽北狩之
漸。徽欽北狩康王南渡卽厓山舟覆。忽必烈混一之
漸。耶是知辨君子小人爲治天下之第一義。人主其
亦早辨之慎辨之也哉。

司馬光論祖宗法不可變

神宗熙寧二年

按開創之君必係英明果斷。櫛風沐雨身歷艱難。知
百姓之疾苦。與人事之情僞。又與其大小臣工早作
夜思。長慮却顧。立爲一代之治。以遺之子孫。子孫能
守之而不變。自可享久安長治之福。乃繼體之君及

生事之臣往往樂於紛更不過耀其聰明逞其才智以爲自我作祖可以遠過前人何必拘拘遵循不知其德其識其才遠不相及將欲求利而已貽無窮之害將欲垂後而反貽目前之憂徒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天下之亂必自此始也易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亾朱子本義曰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悅之氣故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亾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悔矣革豈易言哉今神宗與王安石內無文明之德外無和悅之氣好大喜功欲復幽燕之地妄思富國強兵襲管商之唾餘假周禮以文其奸遂改變祖宗之法擾害民生拒塞言路開啓邊釁敗壞經術有宋一代之元氣剝削殆盡而宰相嚮亮天正調燮陰陽職任甚大天下安危所係不以道德佐人主而爲制置三司條例司紛紛求利豈非商賈之行乎呂惠卿小人之尤者安石執拘不曉事皆由惠卿導之與溫公廷論語塞而神宗卒不悟其奸何也大學於長國

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必放流之不與同中國正以小人聚斂掎克菑害並至爲不可療治之症也可不戒哉

司馬光論青苗之弊

神宗熙寧二年

按常平之法至善無弊而王安石與呂惠卿議變之爲青苗使粟易爲錢議定示蘇轍等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計未常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現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埃也安石初以其言爲有理而後不從其後韓琦請罷青苗法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

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神宗初亦心動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而王安石強辨飾非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疑而安石以去要君韓絳勸帝留之曾布附之安石持新法益堅矣夫青苗之法言其害者固多温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一四

二四

公與子由魏公之言尤灼然明白可以立斷無疑者神宗於闔朝君子之言俱不之信而信二宦者不知張若水藍元震皆安石之黨也其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焉有舉國非之而可以爲是者哉愚亦甚矣

張載爲崇文校書

神宗熙寧二年

按中庸之書至矣盡矣載猶以爲未足何也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而後渙然自信蓋六經之所言者莫非中庸之旨也天下後世之學者求諸中庸而可矣其勿攻異端也哉

蘇軾論新法不便

神宗熙寧三年

按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以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已爲王安石所不悅命權開封推官軾遂上此疏其結人心一欸言水利之欺雇役之擾青苗之害厚風俗一欸言苛察速效之非存綱紀一欸言臺諫天下公議盡爲執政私人則人主孤立此三欸者詳明愷切不特神宗行之可使紀綱立風俗淳人心固卽凡爲人主者宜書一通置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五

座右是時軾之聲譽甚隆乃爲王安石所沮通判杭州豈獨惡其與已不合且忌其才出已上也大學言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孟子言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安石之謂矣安石言利害民疾賢病國或謂其執拘而非姦邪吾謂其大姦大邪百倍於尋常之小人耳

范鎮求去致仕

神宗熙寧三年

按范景仁在仁宗朝因上未有繼嗣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仁宗深知其忠至王安石變更

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力爭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疏三上不報王安石草制詆公以本官致仕及元祐初詔起公公辭曰六十三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復來豈云中禮再致仕卒謚忠文史稱其清白坦夷恭儉慎默篤於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嗚呼溫公爲相天下受其福旣卒而罹小人之禍不恤也蜀公雖未爲相而其純德高節令人可望而不可卽二公真人傑也哉

兵制有禁廂鄉蕃

神宗熙寧三年

按宋太祖恐禁軍逸怠故使之更番戍邊所以習勞苦諳營陣且以防節度使之跋扈也今變更戍之法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其後漸不可用遂有靖康之禍此安石誤國之罪殆有甚於青苗也

司馬光論募役之罪

神宗熙寧三年

按庶人在官有祿亦古法也但力役有徵而又收役錢則民無所出何以爲生蘇軾曰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此探本之論也嗟乎自唐以來無藝之賦日增而不可減已噫

更定科舉法專用經義論策

神宗熙寧四年

按唐以詩賦論策取士謂之進士明經另爲一科五代宋初大抵皆沿唐舊制也自仁宗慶曆四年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宋祁等奏士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

皆士著而教之於學校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此雖更改尚未協於宜也至是中書門下又經斟酌罷詩賦帖經墨義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次策三禮部試卽增二道試義須有文采不但麤解章句安石之言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舉敗壞人才致不如古安石之議謬者頗多惟是舉有合於理君子不以人廢言也但春秋聖人傳心之要典安石議功令

士子習易詩書周禮禮記而不及春秋此其爲叛經之罪人耳其後元祐之初司馬光亦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溫公惡安石之變法而獨有取於此蓋虛心至當之論也然大義十道流爲八股士子專心初場又有空疎之病王安石亦云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於是有議罷八股者而八股旋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二

復有議先策論者而策論旋後卒不能有所變更愚意復兼經之制立限字之格前後場並重而不專以經義爲去取庶幾經術世務兼通之儒俱得入彀而國家常收人才之效也乎

劉摯論大臣誤國

神宗熙寧四年

按知王安石之姦呂誨爲先彈王安石之害摯疏爲切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謫監衡州鹽倉殆自障其耳目也夫

士子周濂溪得孔孟本源

神宗熙寧六年

按史以濂溪爲得孔孟之本原夫孔孟之本原果安在哉蓋夫子論語教人在於爲仁而性與天道則見於中庸與易繫辭孟子道性善本於中庸天命之謂性而力闢告子諸家之非使天下後世知性之本善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可以爲堯舜乃願學孔子之本旨也濂溪著太極圖發明三五生化之妙知人爲萬物之最靈則固已得造化之根柢萬物之終始矣至於易通朱子謂其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元

學之卑陋誠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可及也又二程從之受業每教之尋仲尼顏子樂處倘不知本原則其學僅僅迹象文字之間豈有自然之真樂耶繼往聖開來學殆天鍾靈於三湘七澤之間以衍見知聞知之統緒也與

韓絳呂惠卿傳法護法

神宗熙寧七年

按是歲大旱鄭俠繪流民圖奏上帝反覆觀之長吁數四罷新法十有八事民間譁呼相賀是日果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鄭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

石上章求去遂薦二人代已於是安石所建無所更
復夫以太后親王之言俱不見聽幸得一監門之圖
奏發動帝心罷止新法兩澤隨降天意人心固可知
矣而羣奸切齒環泣上前新法一切如故何帝之悛
於遷善而終不悟也易復上六之辭云迷復凶有災
肯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神宗之謂矣乃陸子靜荆公祠堂記知安石之蔽而
尚曲爲之回護謂排安石者不折之以正理平者未
一二激者十八九考史載韓琦司馬光范純仁等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言無非本王道塞功利陳善閉邪何一而非正理子
靜之言未免私其鄉人矣王宗沐謂畢竟振作者豈
可謂之不肖子其言亦非譬如人家子弟不讀書講
學乃貿易網利鞭撻奴僕拒絕正言遂可謂之亢宗
象賢耶

邵康節內聖外王之學

神宗熙寧九年

按康節稟過人之才抱濟世之學讀其所著之書固
非辟世之士也乃高臥蘇門盤桓洛陽屢經徵辟不
肯就職豈偏於隱趣之學與蓋仁宗之時有韓范文

富諸賢既不必出而有爲而神宗之時羣小用事又不可出而有爲此所以甘心漁樵寄心觀物也或謂其學與程朱稍異然明道謂其純一不雜則豈溺於術數者乎

張載擴前聖所未發

神宗熙寧十年

按橫渠之學余於知統錄論之矣大約知禮成性變化氣質是其宗主處而謂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爲秦漢以來學者大弊尤爲切中夫天人一理也聖賢一性也橫渠其知之矣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富鄭公上遺表

神宗元豐六年

按富鄭公熙寧二年入相神宗問及邊事卽對以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又謂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加辨察及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謂其爲姦人邪說上書數千言力論之至是用兵西夏兵民塗炭遺表諄諄真所謂須臾未嘗忘朝廷者也神宗有臣如此爲王安石沮而不用歸洛養疾仰屋竊嘆豈非生民之不幸也哉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神宗元豐七年

按史書紀歷代古人之善惡是非成敗以示後人知所勸懲也古史卒多湮沒自司馬遷以後史亦畧可睹矣而其書汗漫能讀之者鮮自溫公編集通鑑學者始便於觀覽其於人主尤切故神宗賜名資治通鑑親製序云凡十六代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型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又詔書獎諭賜銀帛衣帶靴馬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然光之此書但臚列其事蹟稍有所論斷而未嘗槩著其是非至朱子因之作綱目用春秋筆法以寓其褒貶所以存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天理遏人欲正人心息邪說懼亂臣賊子者其意乃大著於天下然非光有此書朱子亦何所因以造端也哉光爲此書合四五人之精力給御府筆墨金錢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後成當時能借一讀者僅一王勝之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胡三省序云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凶弊史可少歟學者於公之通鑑徧觀而盡識之可以通於天下之故矣

按明道天資穎悟涵養淵粹其居官忠厚和平遇事從容調劑穆穆乎盛德之容也故雖以王安石之褊躁而敬之不衰所謂與人交如飲醇自醉者乎或謂其優於伊川余則以伊川學力更勝如易傳春秋皆大有功於聖門爲後世學者之津筏由明道之卒年僅五十四而伊川年至七十餘其學蓋因年而進也

淵源罷保甲法 神宗元豐八年

宋王以農爲其今

按三代之時容民畜衆其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自戰國以後而兵農判然爲二矣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三

唐府兵最爲近古至張說變爲彍騎彍騎變爲藩鎮大抵皆召募之兵也宋因唐之舊兵制有禁廂鄉蕃熙寧二年王安石言於神宗曰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授之弓弩教之戰陣彼時王拱辰抗言其害僅免下戶而已至是乃罷之大約保甲之法只可以稽察姦宄防備小寇卽授之弓弩教以戰陣乘城守禦則可若以當契丹西夏强悍不羈之寇如以肉投餒虎必無幸矣昔唐安史之亂雖以顏平原之忠義

張巡許遠之長於兵法終不能勦殺驅逐必郭子儀
李光弼名將益之以回紇之兵然後收復東京平定
河朔當有宋積弱之時罷募兵用民兵尚可以支持
乎唐介謂其好學泥古故議論迂濶此其一端也余
幼時在明季見團練鄉兵徒啓爲盜之漸妨農民之
功究竟無一毫實用司馬公罷之其有利於民也大
矣甫言募兵一爲國計其利莫至其於世道
又按宋名臣言行錄載韓魏公嘗議及養兵事慨然
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既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
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
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旣收拾
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歛稅良厚而終身
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壯
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哲宗元祐元年

按伊川之學余於知統錄論之詳矣其言性出於天
才出於氣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卓然無蔽之見

足以上繼孟子非諸儒之所可及而經筵進講直欲格君心之非惜乎未竟其用也

司馬光身徇社稷

哲宗元祐元年

按宋初大臣賢者甚少趙普身爲元勳姦詐貪鄙不忠於太祖范質王溥又不足論也呂蒙正寬厚有量呂端大事詳慎李沆爲治清簡王曾正色立朝皆卓然不羣矣寇準才氣可任而微失之輕率王旦風度優裕而後陷於逢迎至於仁宗之朝羣賢濟濟拔茅茹彙韓范富文皆才德兼全之品而司馬公之爲相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五

尤不顧身家不計利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古所謂社稷之臣與蓋其學無所不通而根本於誠故天下信而敬之平生所爲無不可告人者又不惑於釋老甘盤傳說之僞也九原可作微斯人吾誰與歸

司空文獻呂公著卒

哲宗元祐四年

按公著夷簡之子也父子相繼爲相其才不亞其父而德則過之與司馬溫公同心輔政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

贖亾民和西域於是民譟呼鼓舞以爲便史稱其自
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則義方之訓固聞之有
素而寬厚和平允稱良弼矣

崔鷗上書分別忠姦

哲宗元祐三年

按此時哲宗已崩徽宗卽位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
言鷗時爲撫州推官上此書分別忠姦較如列眉足
以發忠義之氣斥姦邪之鬼且所言賞謬罰濫佞人
徜徉股肱耳目其持暗默尤必亂之機天變昭然俱
屬痛切徽宗初政而得直言之臣若此是亦司馬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呂公著之流亞也卽應爰立在側以資其啓沃何乃
授爲相州教授而棄之閒散無用之地哉昔楚懷王
放屈原而不用卒客死於秦爲天下笑唐文宗置劉
蕡於下第受制家奴憑高賦詩鬱鬱而歿徽宗有賢
臣而不用初政稍稍清明其後日以混淆卒致播越
則不明於忠姦之故也十月之詩曰擇三有事亶侯
多藏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玉其亦可悲也已

范忠宣口占遺表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按范文正公四子皆賢者而純仁尤爲篤摯寬厚其

涵養淵宏識見遠大有聖賢之氣象蓋得之於庭訓者然也當同知諫院則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又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徵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己者爲賢人切中安石之病暨司馬光爲政盡改熙寧元豐法度則曰去其太甚者可也及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相其再入則救蘇軾救韓維救蘇轍調護正人不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一四

三七

遺餘力而於章惇呂惠卿等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至於口占遺表蓋誠溢露是以徽宗之暗亦知慕之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誠可謂克肖廼父而與司馬君實並稱宋室賢相者也至其一生不肯輕言兵事爲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其弟在關陝純仁慮其於

西夏有用兵意與之書曰天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
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
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其
謀國老成長慮却顧如此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朋亾得尚於中行純仁有之雖然純仁豈特相業之
偉哉其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性寬簡不以聲色
加人諛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
儉如一嘗戒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
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豈不在人耶又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由
是觀之純仁之品其殆進於君子之道者與

宋人朱勗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徽宗崇寧四年

按蘇杭財賦之區也宋時太平既久民物繁庶漕運
梗稻筐篚元黃以供應軍國之需足食足兵良在於
斯朱勗父子乃市井小人志在漁利害民有何遠見
蔡京身爲宰輔不思致君當道惟欲蠱惑其心因徽
宗垂意花石遂諷朱冲密取珍異舳艫相銜旣領應
奉局又兼花石綱於是盜取內帑如囊中物民間一

石一木稍堪玩者搜巖剔藪黃封表識及其發行撤
屋抉墻則其侵吞詐索不知幾千百家矣於是百姓
破產鬻賣子女篙工柁師倚勢貪橫比屋致怨而睦
人方臘因民不忍遂起而作亂陷歙杭睦衢處秀其
後罷應奉局花石綱黜朱勔父子民心稍悅方臘始
平然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東南百姓
肝腦塗地國家元氣漸已委靡雖朱勔父子之罪然
皆賊臣蔡京陰爲之主也夫草野姦雄欲乘時作亂
以覬覦非望者何時蔑有但無隙可乘則罔敢逞志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九

民怨者可乘之隙也有國家者其勿生事擾民而令
大盜乘隙其側也哉

相澤蔡京有罪免

徽宗崇寧四年

按徽宗言先帝造一小臺上封事者甚衆朕畏其言
是尚知人言之可畏也乃蔡京獻諛以多言爲不足
畏且持惟王不會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
儲掃地無餘而奇巧襍出傷財害民彗星之見專爲
此人僅而罷免後復夤緣入相天下焉有不亂者乎
余觀徽宗明知蔡京之姦而甘心聽其蠱惑殆有不

可解者蓋以天下無事不妨逸樂而不知天命之難
謀也故爲人主者必當先去其侈心而後可以圖治

宋直秘閣程頤卒 徽宗大觀元年

按頤之學純正而無偏諛得孔孟之正傳其易春秋
傳尤有功於後學欲學聖人之道者自當奉爲師保

徽宗大觀四年

按彗出奎婁天變大矣考漢書奎婁徐州則亦梁宋
之近郊也石公弼等劾論京罪死有餘辜僅出之杭
州天心何由得轉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

徽宗君臣荒淫 徽宗宣和元年

按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今
君臣從匪彛卽陷淫萬歲山成更名長嶽興築不已
巖壑高深天怒於上而不悟民怨於下而不知欲不
以得乎

召楊時爲秘書郎 徽宗宣和元年

按宋之時事至此已大壞極弊國將以矣蔡京之客
張甯知之故言之於京有龜山先生之召譬若虛汗
亡陽之人而求虛扁之醫雖有參耆之劑用之已遲

况乎官止於郎又焉足以展其所學哉夫碩德重望
沉滯於下僚待屬國之間而後召之良可嘆也

種師道論遼不可伐

徽宗宣和四年

按宋與遼自澶淵之盟約爲兄弟將百年矣雖有歲
幣之費然兵革不動百姓安樂不幸遼有女直之禍
正宜出兵救援乃聽奸臣童貫王黼蔡攸等勒兵應
金謀取幽燕反爲遼人所敗夫以衰殘將滅之遼尚
能敗全盛之宋則宋之師武臣之力可知矣燕人知
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而宋之君臣不知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

恥也方且信任降將招納叛臣及金師南侵童貫奉
頭鼠竄梁師成不戰而潰汴京失守二帝蒙塵矣使
聽種師道及遼使之言何至開門揖盜自取滅亡乎
當時言夾攻之非者不止一人熙河鈐轄趙隆嘗極
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
謝責少師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不
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
五十萬耳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

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若朝散郎宋昭言
之尤切謂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
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
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
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
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觀此
則知徽宗君臣廢棄忠言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亾者卒之舉族北轅應澶淵之誓天道真不可欺
而貪功賊民者殃必及其身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一

劉器之真鐵漢

徽宗宣和七年

按安世從學於司馬溫公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
要溫公曰其誠乎公問其目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遠惡州軍無所不至然七
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或問何以
至此曰誠而已朱文公曰公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
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之氣似之

降詔罪已

徽宗宣和七年

按此字文虛中之詞也先是虛中言廟算失策主帥

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王黼大怒至是帝命之草詔罪已庶幾有悔過之明矣然卒無救於敗亾者誤於和議而不知發憤自強也

楊時論王安石配享 欽宗靖康元年

按漢唐之小人易知有宋之小人難知趙普丁謂王欽若等之小人易知王安石之小人難知蓋王安石有操守有才學善辯論其言致君欲如堯舜其言致治欲法周公而不知其流於管商之為民害也蔡京以之配享孔子是猶挾鮑魚而入芝蘭之室也中立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

論之至是乃罷允稱干城名教 欽宗靖康元年

按崔鷄論蔡京可斬 欽宗靖康元年

按崔鷄真奇士也其論王安石蔡京姦邪朋黨可脉相傳敗壞天下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移易惜未得正兩觀之誅耳 欽宗靖康元年

金人以二帝北去 欽宗靖康二年

按天下之治非一日而治也必有仁明英武之君為之創業垂統以培養一代之人心風俗天下之亂亦非一日而亂也必有昏闇偏戾之君為之縱心逸志

以敗壞一代之綱紀法度然皆由於君子小人之用舍用君子未有不治用小人未有不亂者宋自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以來其德澤可謂厚矣生民享太平之福可謂盛矣乃自神宗涖位本非長駕遠馭之才而萌好大喜功之念王安石小人也學術偏僻心術不正窺見其意遂以富國強兵之說進韓絳呂惠卿鄧綰李定曾布之徒從而和之青苗均輸手實保馬諸法紛紛更變無有寧日天下百姓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繼以李憲王韶熊本徐禧之流生事開釁兵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

連禍結天心之怒自此而始也宣仁太后臨朝司馬光輔政盡革熙豐之法以成元祐之治女中堯舜再見太平而哲宗愚昧凌蔑祖母任章惇蔡下等倡紹述之說設同文之獄於是貶黜元祐諸君子幾欲致之死地甚而銅其子弟禁其學術毀其文集何太甚也至蔡京父子用事乃遂立黨人之碑圖顯謨之閣天變示警彗出中天日中黑子尚不覺悟良嶽花石天神寶鼎君臣逸樂罔恤民艱如陳東所言蔡京敗壞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

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各同罪誠確案也夫祖宗之疆域已定卽不得幽燕幅員亦不爲不廣豈有聚斂煩苛失兵民之心而可以得土地者哉遼兄弟之國也澶淵之盟和好已久雖歲幣之納所損無多河朔百姓熙洽樂業何物姦人馮植易名良嗣忽起夾攻之謀遂遣浮海之使增歲幣而得空城廣饋運以勞赤子因降將郭藥師認賊作子納叛人張穀啓釁興戎於是幹離不之師渡河南侵如入無人之境庸懦之

臣惟以和議誤國尚賴李綱守禦於內种師道提兵於外正宜嚴兵固守絕其樵蘇迨其旣歸殲之河上策之善也而輕聽姚平仲之斫營師徒喪敗搜括金銀輦赴敵營幹離不退師而去非愛宋也其欲已足而勢未合三鎮之兵在北勤王之師四集恐孤軍深入難善其歸耳金人旣去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不爲備禦及其分兵再入兩軍勢合破汴之志已決欽宗不思國君死社稷之義背城借一乃用妖人郭京爲帥如以肉投餒虎膏其牙吻輕入軍中犢車北去貶

爲庶人建立異姓父子母妻流離異域每過一城掩
面號泣竟何益哉且夫宋之天下非小弱也中山河
間大原三鎮其籬籬非不固也种師道姚古姚師中
王彥等勤王之兵非不聽節制也李綱宗澤能守能
戰未嘗無可用之大臣也然而二帝蒙塵舉族北轍
者由前有王安石章惇等戕害正人荼毒生靈天怒
人憤而後有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窮兇極惡喪盡
國家元氣復有李邦彥耿南仲唐恪何桌紛紛和議
之臣鬪茸畏懦罷兵悞國以披猖其心腹而潰壞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

肢體也小人之爲害至於如此嘆息痛恨啜其泣矣
嗟何及哉

張所論天下根本

高宗建炎元年

武選惡吏

按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棄之則汴斷不可守此張
之所以慤慤也高宗不用其言而安置之安有中
興之望

李綱論規模之序

高宗建炎元年

武選惡吏

按凡事必有規模卽工匠之造屋農圃之樹藝皆有
規模而况於爲國乎宋自都城陷沒二帝蒙塵師徒

挫衄人心瓦解幾於不可爲矣然皆庸臣和議誤之也李綱欲定其規模一新庶政而尤以河北河東爲先務誠知天下形勢之要矣蓋河北河東屏蔽已固然後汴京可都中原可守否則門戶不立控禦無人敵騎長驅渡河又蹈靖康之故事矣綱與宗澤張所
所見大抵相同乃高宗一向畏懦原無都汴之志故視李綱之言爲迂濶置張所而不用以致陵寢暴露劉豫僭稱奉表稱臣偷安一隅名曰中興豈不可愧也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

宗澤捐軀報國

高宗建炎元年

按靖康建炎之間宋之大臣忠義憤發謀畧優裕李綱其首推也然可以相而不可以將可以守而不可以戰故捍禦京城其所長也救援太原其所短也若將相兼備之才其惟宗澤乎觀其保護京城力禦金人造戰車立堅壁拔岳飛爲統制用王彥使渡河河東河北山砦忠義所在嚮應且請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是以金人畏之有宗爺爺之稱乃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沮壯志弗遂疽發而死大呼渡河良可悼也且

以杜充代澤醜而無謀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高宗乃南幸揚州金兵一至匹馬渡江航海逃避僅以身免若早能用澤豈不奏恢復之烈也哉

范宗尹請立太祖後高宗紹興二年

按宋之天下太祖之天下也自應傳之太祖子孫而太祖天性孝友尊杜太后之命傳之其弟詎料光義不仁燭影斧聲之事雖屬疑案然不咸宋后之服德昭光美俱不得其死則其忍心害理亦已甚矣粘罕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八

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紹興末年金主亮大殺宋宗室之在其國者是則天之假手於金以報太宗也野史有云粘罕生而腹下有癍類太祖殂時之狀然耶否耶太宗子孫旣被慘禍高宗子又不育天意昭然固有在矣婁寅亮之書深有見於此意本天理而推人事讀之令人唏噓垂涕宜高宗之感嘆也遂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賜名瑗更名璋又更名脊是爲孝宗衍南宋百餘年之祚豈非太祖深仁厚德天故以此佑之與昔伯夷叔齊讓國而逃夫子

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衛輒拒父太宗背兄同一不仁也高宗此舉其仁心之所發也夫

岳飛平襄漢議營田

高宗紹興四年

按襄陽南極湖湘北過宛洛西接梁漢東連吳會諸葛孔明所謂用武之國也是時爲羣盜李成所據成與楊太通而太又與劉豫通三逆合謀水陸並趨於浙則枕越危矣朱勝非知襄陽爲國之上流而岳飛以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於是擊走李成復滅楊太江西湖廣皆平江浙始可以爲國矣飛之功顧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九

不大哉太約偏安東南者非守淮不可以守江而荆蜀襄陽爲江南之門戶荆襄不能固守江南亦必不可保也梁元帝建都荊州迫近強敵譬如鄰於虎穴豈有生理是以卒爲于謹等所擒元人知襄陽爲咽喉要地攻圍五年必欲取之呂文煥旣降而宋室不可保矣人知岳武穆朱仙鎮却敵之功而不知其平李成滅楊太立國之功尤大也營田蓄穀足兵先以足食使武穆之言果行恢復故疆易易耳惜哉高宗非少康勾踐之儔也

李綱疏陳戰守綏懷之方 高宗紹興四年

按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於金分道入寇趙鼎
爲相勸帝親征又召張浚於福州知樞密院諸將奏
提金兵引去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
之方綱乃上此疏可謂懇切詳盡得廟算之勝着矣
乃高宗悅而不繹從而不改金師一退其志已盈有
事則皇皇無事則泄泄不思臥薪嘗膽以定恢復之
計終爲秦檜所誤奉表稱臣雖有文武賢臣或誅或
竄國之不亾者幸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徽宗縱欲敗亾

高宗紹興五年

按徽宗之禍慘矣或謂太宗不仁其兄不仁其嫂不
仁其弟姪之報理或然也嗚呼以讐報德天心之怒
也久矣况徽宗之縱慾敗度黷武挑釁如史臣所云
豈有不身辱國亾者乎

楊文靖程氏正宗

高宗紹興五年

按龜山之學洵爲程氏正宗而羅豫章李延平淵源
傳授遂有考亭朱子則倡道東南其功顧不偉哉然
朱子所云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不越求仁之事靜

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則知性之謂也
故又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
見若但觀未發氣象而不體認天理則或流於老子
之無欲以觀其妙者有之是異端虛渺之說毫釐千
里之差非君子之所尚也今世之學者不能體天理
而冥冥然以觀未發者固不少矣豈當日教人之指
哉至於龜山之立朝卓有可觀而其大者則在於闢
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欽宗旣不能用迨高宗
之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徒以著書講學老也易曰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十一

井渫不食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司馬遷曰王之不
明豈足福哉悲夫

胡安國論程頤學術純正

高宗紹興七年

按陳公輔爲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
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旣無忠言
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
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
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褒貶俾亂臣賊
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

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通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宐其無氣節忠義也公輔又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夫公輔知王安石之爲非則當知程伊川之爲正乃並舉而譏之何哉由其見理不明中心搖惑而未能審所趨也此胡安國所以力辯之與

胡安國進春秋傳

高宗紹興八年

按春秋孔子之刑書實孔子之禮書也寓褒貶之至公示百王之大法爲人君爲人臣者何可以不知顧左氏浮而不切公穀粗而不精皆未足發明經旨安國潛心二十餘年著傳以成其志於以尊君父討亂

賊闢邪說正人心大有裨焉嗟乎自王安石用事棄置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人欲長而天理消世運大壞胡傳出而聖人經世之旨復自其功懋哉

李綱論和議疏

高宗紹興八年

按詔諭江南若在其封域之內並非屬國之體矣要求有五不出綱之所料而高宗甘心受之也愚且誣矣

胡銓論詔諭江南疏

高宗紹興八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三

按是時金使張通古來以詔諭江南爲名秦檜欲帝屈已以受之一時軍民洶洶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於禁中人情始安然亦掩耳盜鈴之計耳上表稱臣將誰欺耶銓之疏曰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王倫可斬檜近亦可斬壯哉言乎與魯仲連義不帝秦並隻絕千古所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與

劉錡順昌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

按兵法以逸代勞又云置之死地而後生亾地而後存劉錡率王彥八字軍三萬三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起東京聞金人敗盟南下議守順昌鑿舟沉之已有必死之志及連戰敗敵兀朮來援此時衆寡不敵人心不無惶惑而錡鎮定如山徐出奇計大殲其衆誠一時之奇功也或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然錡之初計原非進取朝廷未命大帥總督未勅諸將犄角未給糧餉饋運孤軍深入非萬全之策此錡之所以止而不進也歟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四

岳飛奉詔班師

高宗紹興十年

按岳飛謀勇兼長兀朮非其敵也棄汴而走恢復之局成矣乃爲書生所料竟廢十年之力豈不惜哉或謂飛矯詔北征可以達權通變不知飛精忠素著豈敢違詔以圖功况張俊楊沂中等俱退孤軍亦難進取君子讀史至此不能不痛恨於秦檜也

岳飛精忠得禍

高宗紹興十一年

按宋之諸將可以寄恢復之任者惟飛與韓世忠而已蓋飛之精忠出於天性而讀書曉暢兵法行軍確

守紀律自其在張所麾下已知非行伍人而宗澤授
爲統制屢建奇功破李成平楊公有如拾芥郟城之
戰朱僊鎮之戰兀術之敗已欲棄汴而北而書生叩
馬蚤知秦檜之心十二金牌竟廢十年之力於是檜
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而張俊
附和誘其部曲親行鞠鍊誣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
柄雖有判宗正寺士儻之以百口相保韓世忠之詣
檜面詰褻如充耳莫須有三字竟壞萬里長城斯時
也冤慘之氣天日爲沉秦檜固不足責高宗如醉如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五

夢惟秦檜之是聽獨不思平日所謂岳飛精忠者曾
幾何時而龔曠若是耶世皆以高宗爲中興究其實
昏德重昏克續之矣可哀也已可恨也已

洪皓等出使不辱

高宗紹興十三年

按洪皓張邵朱弁可謂不辱君命矣至今讀之凜凜
然有生氣高宗知其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乃阻
於賊檜而不用之爲大臣真可謂愚也已矣

秦檜病死

高宗紹興二十五年

按秦檜之姦在於倡和誤國然和議秦檜倡之實高

宗主之也。假若用張韓吳岳爲將，恢復中原，大兵渡河，大行忠義所在，響應金人，敗衄有土崩瓦解之勢。必將卑辭遣使求和於宋，然後迎還梓宮，奉養太后。正敵國之體，如澶淵之盟，誰謂和之不可議哉？乃高宗一向怯懦，遷延逃避，內小人而外君子，耽逸樂而忘奮厲，秦檜窺其隱情，遂假梓宮太后以乞決和議，而奉表稱臣。來詔諭江南之辱，此胡銓封事所以欲蹈東海而死。一時忠臣義士莫不扼腕而長嘆也。夫天子可以屈膝，公卿皆爲陪隸，則亦何顏立於宇宙之間哉？况其殺戮良將，竄逐大臣，殘忍無忌，屢興大獄，欲何爲耶？人但知其心在金源，欲保富貴而不知其包藏禍心，脇制君父，實有張邦昌、劉豫之思也。當撻賴縱其南還之時，必與檜有陰謀，有密約，有大誓而檜也。見高宗之庸闇，又見趙氏之凋殘，思掩取江南而有之，故兀朮與之書曰：汝朝夕以和爲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和乃成，非與敵人一心亦何？以有此書哉？是以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稱功頌德，已有莽操懿溫之勢。高宗之不

死於篡者幸耳故其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槍
逆謀蓋由衷之言也然則檜非特姦臣蓋逆臣也叛
臣也卽與張邦昌劉豫同傳可矣乃老於牖下褒封
王爵宋之失刑也甚矣

朱熹任重致遠 高宗紹興二十九年

按朱子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而其學之實則窮理致
知反躬實踐居敬盡之洵聖賢之正脈也或曰顏子
沒而聖人之學亾夫顏子之學得力於博約二句特
敏於曾子耳與曾子豈有二哉謂任重道遠卽克已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七

復禮也可

虞允文大敗金主亮於采石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

按采石之戰或謂允文幸而成功者非也此時金主
亮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衆六十萬號百萬瓊帳相
望鉦鼓之聲不絕劉錡將王權潰於昭關錡還鎮江
矣葉義問中軍統制劉汜敗績於瓜州義問走建康
矣強敵如烈火之焚人心有風鶴之警亮軍一渡長
江立馬吳山在數日間耳允文以中書舍人參贊軍
事不過一文墨書生王權已去顯忠未至江上之軍

非其素所撫循也奉命犒師仗義勵衆士卒遂有戰心然非素諳兵機但以力相拒衆寡不敵勢必不支觀其命諸將列大陣不動而分戈船爲五則已有設伏用奇之畧矣光州潰卒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何其智謀之敏也大敗敵人虜完顏亮之魄鴉鶻船莫由得濟身死臣下之手允文保全江左之功與吳之周瑜晉之謝安又豈有異也劉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夫用兵在於本忠義識合變呼吸之間可決成敗又何論武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夫之與儒士耶張魏公雖終身不主和議風采隱然軍民倚以爲重然一敗於富平再敗於符離惟有誅苗劉敗劉猷之功耳未若允文之從容奏續也

張浚不主和議

孝宗隆興二年

按張浚人才丰度卓然南宋大臣中之表表者也而又從事於學問故其議論持正洞悉機宜當苗傅劉正彥之亂微浚則高宗難以復辟此其功之最大者也若夫誅范瓊以弭亂萌用吳玠以保全蜀敗劉麟以安江左軍民倚以爲重敵人聞之畏服所謂山有

猛虎藜藿不採者詎不信夫且終身不主和議以恢復中原雪恥報讐爲心可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矣但頗有矜已之見而未裕知人之明故劾李綱薦秦檜信趙哲用呂祉邵宏淵初則有富平之敗繼則有符離之潰所以當日與之者半否之者半然爲汪黃秦檜湯思退等所讒忌幾欲寘之死地而爲國之志始終不挫成敗利鈍付之度外殆有諸葛孔明之遺風焉捨其短而取其長不以一眚掩大德此則張魏公之定論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九

陳俊卿陳備禦之策

孝宗乾道五年

按征勦之兵有焉有步有月餉有行糧盔甲器帳所費甚多民力有限供給實難俊卿議令大兵決戰民兵守城省饋運而壯聲勢策之鑿鑿可行者乃爲衆論所持蓋智鑒朗照者之難其人也久矣

張枻論境內事

孝宗乾道六年

按枻老成之見謀出萬全可謂無愧厥考矣

劉琪辭宣撫荆襄

孝宗乾道七年

按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禮有金革無辟之文蓋

以敵人侵凌國家安危所係故才堪禦侮分應執役者或令從事此所謂禮之變也而不可以爲常劉琪有宣撫荆襄之命六疏控辭且以漢儒爲先王之罪人而後人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又爲漢儒之罪人可謂孝思不匱者矣乃若宰輔之地蒞民之司並無金革之事羈縻之執而不奔喪不守制居然身從吉禮飲酒食肉恒舞酣歌獨何心哉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夫父母之於子顧復怙恃昊天罔極本不可以言

報而夫子云三年之愛者就其淺者指之以動其天理良心也爲子不孝焉有爲臣而忠之理故先儒有言曰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俗

張南軒義利之辯

孝宗淳熙七年

南軒語錄卷之六

按自孔孟之後聖賢之學不傳千餘年宋興而理學大著匪特周程張朱也若南軒先生者天資清淑學問沉潛蓋以張德遠爲之父自幼所教者莫非仁義忠孝之實而胡宏爲之師又告以論仁親切之旨夫論仁親切之旨莫過於克己復禮此南軒之所以作

希顏錄也其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
爲非有爲而爲也其辨天理人欲之幾視董子正誼
明道之言而較細得不謂聖門之有人乎至於對君
則犯顏敢諫治民則正俗明倫雖未得盡讀其書而
汪洋千頃之波殆未易測其詣力之所至矣此朱子
所以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
卓然先有見者也使天假之年其學詎止於此歟

呂東萊中原文獻

孝宗淳熙八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按學莫先於變化氣質蓋人之氣質有清濁厚薄之
不同而本性則一能從事於學則愚者必明柔者必
強何難變化之有觀東萊之渙然水釋則其克治於
心者固如易之大師克相遇矣况以張敬夫朱晦菴
爲友而其講習討論者莫非任重道遠之事宜其所
造之迥絕也近思錄一編晦菴與東萊共成之東萊
之學可知

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

孝宗淳熙八年

按常平倉之法秋則賤糴春則貴糶不必貸之於民
而已有裕國惠衆之效矣至朱子則於常平之中稍

變通之而爲社倉雖稱貸有息然歛則蠲其息之半
大饑則盡蠲之而又有貧富之別大小口之分及願
與不願之異是以其法詳密可行或曰此與青苗之
法不相似乎曰非也王安石變常平爲青苗錢錢者
易耗之物出納之際吏緣爲姦又配抑強給追呼上
納所以爲擾民也社倉貸以米償以米息以米又有
荒歉之蠲免社首司其出入官吏但稽其簿籍而已
豈有青苗之弊乎凡事平易近民則可行之久遠此
救民實政有司所當講求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劉光祖言定國是

光宗紹熙元年

按是時兵部侍郎林栗與朱子論易酉銘不合遂劾
奏熹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
妄自推尊光祖入對反覆陳之其論臧平景德以後
至於崇觀邪正之分關國家之治亂彰明較著洞如
觀火意欲消朋黨定國是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則知公議之難氓也厥後韓侂胄用事遂有僞學之
名而臺諫洵洵爭欲以熹爲奇貨胡紘作疏沈繼祖
誣論熹落職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甚矣正人之多

厄也光祖蓋已先見其幾矣君子哉若人

真德秀上修省疏

寧宗嘉定五年

按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大全恐懼者作於其心修省者見於其事恐懼以先之修省以繼之修省者恐懼之功用也君子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宣王周盛世之君也災而懼側身修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循德熒惑亦爲之退舍寧宗之時震霆及於宗廟而壞其屋可謂非常之變矣德秀激切陳言當時僅循避殿損膳之故事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六三

不足與有爲可知也

真德秀疏絕金人歲幣

寧宗嘉定七年

按蒙古強盛金主南遷燕京必不能守大梁亦豈可恃其滅金而有中原也必矣宋人偷安江左全無自立之策不過以金繪玉帛爲求和之計女真尚存則施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倖倖視息日復一日不知能自立則強敵不能爲患不能自立則弱敵亦有外憂德秀之言切而急矣乃僅罷金國歲幣不聞大有所振作是未脫乎燕雀處堂之見也

趙方藩屏一方

寧宗嘉定十四年

按催科刑罰皆爲治之不可少者但催科而擾刑罰而差其爲民害不可勝言矣方之四語真古今不易之名言而少從張栻學則其爲治固有所本况抗疏主戰任用得人京西一路百姓安枕江南亦藉以爲保障史臣謂其有樽俎折衝之風南宋之人才若此者豈易得哉

角端解語惡殺

寧宗嘉定十五年

按人主當知上天之心知上天之心而後可以爲君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六

不知上天之心則其所行者悖乎天之理未有悖天之理而可以經世宰物也上天之心何心哉好生而已矣蒙古主鐵木真攻擊西域諸國誅殺不已或屠其城或掠其衆則上天之心必有所大不忍矣特假角端能爲人言令其回軍以全活西域諸國民命然非楚材之讀書多識亦烏知角端之所言有合於天意而蒙古主宜敬以承之乎春秋時若國僑者稱博物閱覽之君子吾於楚材亦云

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

理宗寶慶二年

按象山之學識見高明欲人從良知良能上認易簡之體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但太趨捷徑專尚頓悟恐開後學凌躐之端而無曰朋親切之實是以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又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又答子靜書云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

性而道問學也今象山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則似乎有糠粃六經之意而專守夫空虛淡漠之心其於聖人博文約禮之教不能無所畔矣厥後子靜之門人如傅子淵楊慈湖輩愈遠而愈失之蓋漸入於禪也至於無極太極之辨子靜以無字搭在上面爲老氏之學而朱子答陸九韶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以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此二句明白顯易又何有老氏乘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六

之疑哉余友人宛平孫北海作考正朱子晚年定論朱之不同於陸反覆駁正載之甚詳後學深思熟繹服膺無失庶乎聖賢之學脉不差而余十年以前作知統錄與翼錄不入陸子靜於其中者蓋恐端倪一差其流弊不可勝窮也

金主避難入蔡

理宗紹定六年

按宋之亾也幹離不粘沒喝以上皇太后帝后太子等北去至是崔立之亂以太后王氏皇弟徒單氏梁王等王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

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金主守緒遂走蔡州旣而孟珙之師先登答察兒之師繼入金主守緒自縊於幽蘭軒傳位承麟亦爲亂兵所殺而金亾矣史言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於亾嗟乎自古無不破之國如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

守緒之死於社稷固可以愧懷愍徽欽之儔矣然昔年金劫二帝及后妃北去茲者蒙古殺梁王以后妃北還出爾反爾報施昭然有天道焉後之伐人國者其亦存心寬大優以禮數若晉武之遇劉禪宋祖之待劉鋹則福祿及於子孫不至膏於鋒刃也已

真直院斯文自任

理宗端平二年

按西山先生之學余於知統翼錄論之詳矣奏疏愷切詳明無非告人君以敬天順人修德布政立國自強之道而一時君相晏安怠惰卒不能行况爲權臣

所忌而擯斥之不使立於本朝耶其慨然以斯文自任者則在闡揚朱子之學講習而服行之而周程張邵之書皆得表章於世其功詎不偉哉大學衍義發明經傳成就君德誕金華殿中經筵座上師儒所必資藉帝王所宜耽玩也

蒙古定戶田賦稅

理宗端平三年

按古者什一而稅十分而取一已自不輕矣漢時屢免租田自隋唐立租庸調法而楊炎改之爲兩稅明制定各起解存留本折而張居正改之爲條鞭又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六

永樂時種馬之弊政亦改爲折色而徵之於民人丁缺額者徵於地畝凡一時偶行之例無不筭入正額近年以來加耗尤重雖有禁約全不奉行北方州縣每畝有三分者有四分者有五分六分者而兵馬經過輸納穀草米豆價值短少民力困竭名曰人養地非地養人也蘇州長洲縣每畝折銀一錢九分零每畝漕米一斗五升零二項加耗襍差在外南北地穀稻上中下雖不同然一畝所入幾何而民力能支耶今觀耶律楚材所定稅額不過三升半三升二升之

別其寬極民力何其仁也是以元朝民生繁庶財力
充盛煙火萬里達於徼外後世人主讀史至此其以
楚材爲法而恭儉中正開源節流豈有不足之患也

與

趙復儒學見重

理宗端平三年

按趙復以儒學見重余於知統翼錄載之矣楊惟中
用師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道學之傳而又
建太極書院是仁義禮樂之事其有裨於國家也豈

小哉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六

封周張程等伯爵朱熹並從祀

理宗淳祐元年

按自孟軻以後學失其傳非俗儒之功利詞章則異
端之虛無寂滅至周張程朱而孔孟之學始著其功
大矣理宗列之於從祀誠重道崇儒之大典而罷黜
安石謂其爲萬世之罪人尤不易之定論也理宗之
得爲理也其以此哉

許衡以道自任

理宗寶祐三年

按綱常名教天地所賴以不息日月所恃以長存也
而身其任惟儒者周程張朱諸君子生於有宋闡明

孔孟之旨發揮六經之義使人皆知人性之本然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其學可謂正矣乃當其時弗能用也不惟不能用甚者譏之爲狂言禁之爲僞學而邪說暴行日以昌熾於天下自元楊惟中與姚樞建太極書院河朔始知道學自姚樞隱於蘇門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六君子而小學四書諸經傳之傳愈廣魯齋得程朱書於姚樞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其學益有所得遂慨然以道自任卓然爲有元一代大儒直接伊川考亭之脉是則綱常名教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十

之而不引爲已責也哉

理宗寶祐四年

按秉忠爲令史爲僧亦可謂落鳧之極矣惟其於書無所不讀故能精於易學而又兼通諸術要之果明易卽不通諸術亦不失爲奇士也忽必烈使之與征伐謀議豈非知人之明哉史又稱其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其有所得於

中也夫

許衡兼國子祭酒

度宗咸淳七年

按衡之設教可謂有方矣蒙古初興所尚者攻伐騎射而衡先之以明善誠身之理告之以三綱五常之道遂使荒遐僻陋之俗進於詩書禮樂之化然則道何時不可行耶

汪立信救時二策

度宗咸淳十年

按此時宋人之勢危如一髮引千鈞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其理甚明自當以禮先歸聘使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十一

納幣求和然後沿江淮而措置用重臣以督兵上下和睦文武一體東西有犄角之勢內外無釜鬻之形生聚教訓且戰且守若人心之既固自天意之降康延國祚於不絕待聖王之中興其不可爲則亦可以告無罪於祖宗誓捐生以殉難也立信二策愚謂合而爲一鑿鑿可行夫何似道抵之於地詬爲瞎賊狂言不思內無謀臣外乏良將藩籬已撤如破屋之受風漏舟之待溺似道何所恃而泄泄沓沓耶其後師敗蕪湖廼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時勢已不可爲信

遂握拳撫案扼吭而卒信固忠於厥事而似道誤國之罪不容誅矣後元軍至建康或以立信策告伯顏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然則危難之時未嘗無策患當事之不用耳雖有盧扁諱疾忌醫將奈何

似道放賈似道於循州

帝黑德祐元年

去時似道已死

按賈似道一浮浪子弟耳不通經史古人姓名多不能知有何學術有何品行當元兵侵軼之時理宗拜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束手無策乞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三

和蒙古稱臣納幣忽必烈尚然不許幸而王堅力戰於合州蒙古主蒙哥中飛矢而隕命元人急欲歸燕卽位割地許和拔砦而去謬奏諸路大捷竟加少師封衛國公遂權領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留行人郝經於真州逼驍將曹世雄向士璧劉整或死或叛王堅有守合州殪元主之功似道忌之鬱鬱而卒使劉宗申毒故相吳潛於循州買公田置官田所以領之司其事者以刻剝爲能事以寬卹爲闕茸而民之塗炭亦已甚矣嗟乎似道不學無術死不足惜理宗

年迫耳順，宦諳民情，何不自爲社稷計而甘心聽其敗壞耶？度宗孱懦，更不足言，耽於酒色，拜留似道、天澤之義，蕩然賜第西湖，乘船入朝，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寥瑩中堂，吏翁應龍正人，端士斥罷殆盡，納賂求官，貪風大肆，真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求無藝，時襄樊圍急，似道方且坐半閒堂，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距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宮嬪女流尚且憂及邊事，誣以它事，賜死羣臣，緘口無敢言者，所謂燕雀處堂，母子煦煦，突決棟焚，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何其愚哉！」上流已失，度宗崩，昚尚且立四歲之帝，羃妄欲劾新莽之故事，開府臨安，兵潰蕪湖，江淮盡陷，上書遷都，僥倖航海，迨臺諫侍從三學生皆乞誅，似道而翁合之疏尤爲深切，黯淡灘頭木綿巷內，竟拉殺會稽縣尉鄭虎臣之手，嗟乎跡似道所爲，酷似楊國忠而狡同李林甫，虐類來俊臣，豈天故生伊以亾宋之宗社與？何小人之異世而同揆也。

陸秀夫正笏立朝

帝昚祥興元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三

按播越海濱帝昺復歿羣臣惟欲星散秀夫儼然正
笏如立治朝又立度宗一子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
大學章句以勸講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也哉宋之亾
人人知之矣天心之必不復回人力之必不能支秀
夫亦知之矣所以飄泊式微而爲此者立君一日則
衍宋室一日之祚輔佐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心其
不幸而死於兵死於海則命也吾何避焉文文山曰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若秀夫者丹心
耿耿直與日月爭光已或以其勸講爲迂夫朝聞道
夕死可矣吾君而得聞聖賢之大道以死不猶愈於
忍恥屈膝以生者哉良由見道分明故臨難不苟乃
能如是其亦曠世而相感也夫

陸秀夫負帝入海

帝昺祥興五年

按宋事至此已無可爲矣伯顏謂汝國得天下於小
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然而世傑血戰
於海濱秀夫負帝以同溺太妃後宮俱赴洪濤屍浮
海上者十萬餘人生氣凜凜萬古不磨視徽欽之偷
生忍恥卒以庾死於五國城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也

蓋宋以忠厚立國不殺戮士大夫雖其間權姦接踵
正士沮抑而究竟收忠臣義士之報其亦可悲也已
秀夫驅妻子入海謂帝曰德佑辱已甚陛下不可再
辱何其見義之明決也宋景濂贊曰身抱龍髯兮眼
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宮則邇玉雪皦如今肯汚泥
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文天祥請死被囚

帝昺祥興二年

按自平王東遷君臣之義大壞極矣夫子不得已而
作春秋以懼亂臣賊子然自莽操懿溫而後篡竊相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五

仍賣國者代有其人指不勝屈未有彰明其義理昭
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如天祥者也觀其答張弘範曰
不敢逃死貳心答博羅曰不敢賣國不敢居功吾盡
吾心有死而已深見君臣之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而本中心之至誠無僞者以周旋於流離顛沛之
際又何計一己之生死一家之成敗乎博羅庸人也
元主及大臣張弘範皆服其忠而愛之慕之亦可以
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泯焉者已

蓋元

黃河發源星宿海

世祖至元十七年

按窮河源非政事之急者然學者亦不可不知若夫學有大源焉何可以不窮也

文天祥萬變不渝

世祖至元十八年

按文文山之品與才諸葛武侯不能過也然諸葛能撐持蜀漢與中國抗衡而文山崎嶇幽囚不能復興者武侯所遇之主與所遇之時尙可爲而文山厥事之主與所遇之時已不可爲也豈可以威敗論英雄哉千載而下誦其詩讀其文者咸爲之流涕兵敗被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六

執終不可屈從睿臨難視死如歸人謂之忠我曰仁矣

劉因不召之臣

世祖至元十九年

按劉靜修高士大賢也與魯齋易地皆然

謝枋得廉頑立懦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按謝枋得之死或以不速爲嫌然前書徵之不至則其守義之心可見執之至燕則其不屈之心可知迨夫絕食而死是卽夷齊恥食周粟之心耳安可以死之遲速而擬議之哉余謂枋得與文天祥陸秀夫張

弘範雖死有先後不同而忠義炳炳心安理得雖謂
宋有四仁可也

續官不忽朮論銷天變

世祖至元三十年

按彗出紫微垣以帝春秋高而德衰大命將傾也是
竄廣行仁政早立太子庶有合於嚴恭寅畏夙興夜
寐之義不忽朮之言恐懼脩省是矣而所以脩省者
則未舉其實也豈有所畏而不敢言乎來年正月帝
崩皇孫鐵木耳南還會於上都親王有違言者顛玉
昔帖木耳言太子寶旣有所歸又伯顏握劍立殿陛
東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
宣揚顧命而成宗之位始定不然豈不開覲覲之端
釀兵爭之禍乎又按世祖混一天下殊方絕域靡不
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未有善政固有可述然征日本
而喪師十餘萬擊占城而不克入安南而峻都李桓
戰死用阿合馬桑哥以致人心憤怒因臺臣請內禪
致太子真金憂懼以卒集僧四萬作資戒會又不置
諫官不行科舉任用俗吏庇護西僧政尚苟且官多
貪婪此皆可訾議者也假若世祖爰立許衡姚樞等
於揆衡之地虛心聽信凡百典禮政事斟酌損益卽

三代之治可復其所成就止於此而已乎

李元禮諫幸五臺山

成宗大德元年

八十八日

按元禮之諫出於忠愛而臺臣尚不敢封迨爲侍御史萬僧所許幾至得罪賴完澤不忽朮言之而復職然夫死從子成宗不止太后之行未可謂知禮也

陳天祥諫征八百媳婦

成宗大德六年

對士卒

按窮兵黷武人主之大患也故曰佳兵者不祥之器秦始皇北逐南征百姓靡敝道死者相望二世而亡漢武帝銳意邊功中國虛耗輪臺之悔如夢而覺隋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

煬帝唐太宗皆征高麗勞師疲民隋遂以亡而太宗之盛德所損多矣唐明皇征雲南爲楊國忠所蔽是以有安祿山之變元之八百媳婦本荒遠小國不足以爲邊境患成宗誤聽劉深之言生事邀功使士卒遠冒煙瘴驅百姓轉餉谿谷死者數十萬人中外騷然幸陳天祥上書極諫而成宗付之不報則其違天殃民無君人之德可知矣古之人君不以已之聰明爲聰明而以衆人之聰明爲聰明所以用人則大自用則小兵民交困而不知悔欲上天福祿綏之難矣

太子德壽之不克永年也或以此乎

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成宗大德十一年

按集大成之意本於孟子蓋兼清任和而集其大成實兼古之羣聖而集其大成也故擬之以樂有金聲玉振之象焉武宗嗣位首加此號發至聖之蘊得尊崇之實可謂至當而不易矣後有欲尊夫子者豈能復有所益乎以孝經爲孔子之微言則又得天道人倫合一之義元之享國百年有以也

阿沙不花直諫

武宗至大元年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

按酒色乃伐命之斧斤雖強壯之人未有不日見其枯損者也阿沙不花直諫武宗悅之善矣然悅而不繹徒進阿沙不花之官焉能有益於君德君身乎

三歲開科取士

仁宗皇慶二年

按元自混一以來歷三主四十餘年未行科舉世祖時議定科舉法不果行其所用以從政泄民者歲舉儒吏而已儒必通吏事吏必通經術然禱而不精奮緣者多今開科取士則興賢育才得爲治之先務矣且不特此也前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

馬光朱熹張栻許衡呂祖謙並從祀孔子廟庭此世祖成宗武宗所不能行者而仁宗慨然創始非有見於道德之指歸者烏能如是其尊崇耶蓋天理者人心之本道統者治統之原苟不知此義何以爲國然則元之令主當推仁宗爲第一矣

拜住論佛教

英宗至治二年

按春秋譏世卿以三桓三卻之類耳若世卿之賢者固國家之所倚毗也昔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其誥命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二

于太常又云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又云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由是觀之大臣世家有與國同休戚之義焉如唐之蘇氏四世宰相而蕭氏崔氏奕葉揆衡李德裕三世名臣爲國楨幹其餘未易屈指矣元之木華黎安童固大臣中之表表者拜住夙有令聞克紹先烈遂拜右丞相觀其三畏之言可謂小心謹慎者矣佛教恍泮自恣世多惑之元人習尚崇奉西僧尤爲難悟拜住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

此古今不易之定論而一語發之可與廉希憲並稱
理學名儒馨香俎豆也至元七年元主令希憲受帝
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
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
已是二臣者豈非聖道之干城乎余服膺其格言故
並記之

明宗述祖訓

文宗天曆二年

按人主之心不可有所係累一有所係累則便辟容
悅之小人乘其機而誘之豈特美色名馬哉凡宮室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全一

苑囿田獵征伐刑罰稅斂逸游玩好皆可以沉溺其
情而縱侈其欲元太祖之訓庶免於玩物喪志矣亦
旅獒之遺意也御史臺關係風紀秉憲肅度得正直
之人則糾愆繩謬袞闕可補而省院何難治之乎明
宗所述二事有合於治平之道矣但其時懷王圖帖
睦爾巴襲帝位於京師兵隔上都泰定帝之子阿速
吉八不知所終告祭郊廟其勢已成遣使迎周王和
世疎於漠北者不過假借名義以塞衆人之議耳豈
真有讓帝位於乃兄之心哉和世疎於此宜慕太伯

之德執子臧之義再三固讓誓不南還庶無愧於古人之風而克保其祿命矣不知出此乃於行殿之間宣揚此諭雖其智識足多適足以招圖帖睦爾之忌非藏器於身善自韜晦者也迨次旺忽都察之地圖帖睦爾丙戌入見庚寅王暴卒燕帖木兒聞哭聲卽奔入帳中取寶璽扶圖帖睦爾上馬南馳弒逆之迹顯然又何疑哉元德由此日衰政亦日紊妥權帖睦爾立爲順帝遂以亾國其所由來者漸也

陳思謙言銓衡之弊

文宗至順三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按重內輕外自古如此唐明皇重都督刺史遷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汴州刺史倪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歷宋元明以至於今猶之古也陳思謙言銓衡之弊欲令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及在內在外年勞遷除俱確然可行者文宗能可其奏可謂明矣乃重內輕外急欲陞遷者往往多方沮撓以壞此法是在秉統均之任者力爲執持之其有神益於治體

民生良非小也

許謙受業於金履祥 順帝至元三年

按史許謙受業於金履祥履祥從學桐郡玉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亾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傳於世他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蓋朱子之學三傳而至白雲則白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雲所學之正可知矣觀其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爾世人之爲學鮮有不間斷者故卒無所成學者自強不息推而致之即可至於聖人之純一不已故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至於科舉之文亦無妨於爲學但得失之間不當以有心處之爾

詔修遼金宋三史 順帝至正三年

按國可滅史不可滅也宋遼金三史雖不及馬班荀范之筆然賴其書而一代之事類有可考是非善惡可以勸懲則亦後世作綱目者之資藉也其功顧可

少哉若正統之論人自知之無庸贅言不尚實效
日八 夔夔博通羣書 順帝至正五年 人無天爵

按夔夔直道事君元室之良臣也裨益於君甚多順
帝嘗欲觀畫夔夔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
畫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
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
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
皆類此順帝有臣如此而不早用出爲江浙平章及
召至京而已晚矣所謂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
乘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八

也徒深後人之惋惜耳

遣使巡行天下詔 順帝至正五年 遣使巡行天下詔

按元以六事定黜陟六事者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
盜賊息賦役均及常平得法也是時吏治之弊極矣
遣使巡行固救時之急務然得其人難矣時諸道奉
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揜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
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興革者七
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都人稱天爵謂包
拯天爵竟以忤時相罷去夫修飾虛文不尚實政則

巡行亦滋擾耳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張楨論安逸征伐之禍

順帝至正十七年

按盜賊之作盛世亦或有之况於衰亂之時但當選任將帥嚴明紀律秋毫無犯則軍鋒所至賊自授首凡民各有身家豈有甘心從賊者元朝調兵征勦以敗為功指虛為實所經之處鷄犬一空其殺害良民擄掠子女不知其慘毒如何矣天下焉得不亂盜賊焉得不多耶張楨之疏切中時事順帝不知改悔而事佛求福飯僧消禍愚亦甚矣劾徽宗之故智蹈梁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一四

八五

武之覆轍江東之兵卒不可禦蓋其燕雀處堂母子煦煦惟有開門北走一着耳差勝於陳後主之智并良可哂也

陳仁祖諫脩上都宮闕疏

順帝至正十八年

按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留七日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毀車駕不復時巡既而欲修復之於是仁祖上疏諫止夫以紅巾劫掠數千里至於上都如入無人之境則元人之兵力可知矣元主苟有自強之志正宜痛自刻責約已愛民明賞罰以

勵將士嚴黜陟以振紀綱抑奢侈之萌去壅蔽之害
下詔罪已然後選將練兵勦撫並用庶幾天意可回
人心復歸而天下或可爲也乃欲修復上都豈非見
中原難守而有奔竄之思乎昔宋高宗航海僅延江
左帝昺厓山遂致覆舟自古昏庸孱弱之主大畧相
似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亾若順帝
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元順帝贊

按元雖中外一統然其立國之規模固未合乎帝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六

之道不知求賢輔治振綱立紀凡事多因舊俗權臣
用事諸王用兵武宗文宗之際岌岌有傾危之勢矣
明初檄文有云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
以弟醜兄皆實錄也至於順帝性柔少斷晏樂怠荒
不能知人以致羣寇蜂起四海崩析夫女寵宦官權
臣強藩有一足以亾國而况於四者兼而有之乎人
心既去天命隨之其失天下非不幸也可爲人主之
鑒戒也矣

先宮傳公始自做秀才時迄登政府後先五十餘年
靡刻不以立言垂訓爲天地植綱常爲聖賢衛名
教孜孜不倦未嘗以顯晦間也晚年致政歸林泉
尤專以文章挽回風化海內賢士夫以及知名之
士過里門而亟請以文者毋分遠近趾相錯焉

先宮傳公從不以名貴自靳輒求輒應蓋由學問
淵微如海涵地負細大不捐以故下筆立成文不
加點纒纒洋洋悉規經史生平著書及數百萬言
自他書悉有專刻外至於涉世詩文久出而公寓

內者蓋亦不下數十種惟是先年曾經分刻四方
格式旣極叅差字蹟亦多紕繆先宮傳公重加
刪訂彙成一書未及付鏤而騎箕謝世嗟乎痛哉
猶憶先宮傳公當彌留時置此集於榻前命小
子勦伏床下而詔之曰文章者道德之光華也一
生精力半萃於斯他日爲我成此書者視汝耳勦
用痛自愴念一息不敢去諸懷而遭際艱虞風塵
鹿鹿積至八易寒暑每念遺言肝腸摧裂迨丙子
春幸得從待罪南郡之暇分類編次輯文二十四

卷各體詩八卷擇工授梓歷五年而始竣役校字
正譌悉遵原本間有不及載者或脫稿之日卽佚
去不存茲則不敢去留也嗚呼音容莫覩悲切鮮
民而學殖荒蕪復垂芳躅庶幾藉手澤遺編聊見
煇墻於萬一云爾庚辰仲秋男 勳 謹識



兼濟堂文集

跋

二一



兼濟堂文集 卷八 詩 跋

吳而學藝兼燕舒年卷飄流幾燕乎載載錄碑見

去不存茲則不敢去留也嗚呼音容莫覩悲切鮮

民而學殖荒蕪復垂芳躅庶幾藉手澤遺編聊見

煇墻於萬一云爾庚辰仲秋男 勳 謹識

